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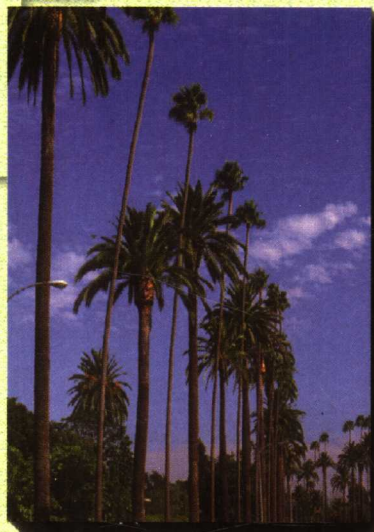
中 / 华 / 爱 / 国 / 主 / 义 / 文 / 学 / 名 / 著 / 文 / 库

第二辑

南洋漂流记

中国教育学会 / 编

原著 / 白刃
缩写 / 王爽
主编 / 端木蕻良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二）

南洋漂流记

白 刃 原著
王 爽 缩写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 (第二辑) 端木蕻良/主编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3年9月修订版

ISBN 7-5402-0591-1

I. 中... II. 端... III. 长篇小说-缩写本-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864 号

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 (第二辑)

端木蕻良/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宝坻第二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1/32 插页 40 印张 81 725 字数 1360 千字

2003 年 9 月修订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 5 000

ISBN 7-5402-0591-1

(全十册) 定价: 178.00 元 (本册 17.80 元)

序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张济先

弘扬爱国传统，对广大青少年有效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是我们面前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任务。《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爱国主义教育是全民教育，重点是广大青少年。要针对青少年的特点，运用影视、书刊、音乐、戏剧、美术、故事会等形式，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丰富、生动的爱国教材。”

课外阅读是广大中小学生学习开拓视野，陶冶情操，培养审美情趣，获取丰富课外知识的主要渠道，同时也是我们对中小学生学习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中央五部委向全国中小学生学习推荐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是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措施。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长要努力深化教育改革，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积极创造条件，精心组织学生开展课外阅读活动。实践证明，中小学生学习课外阅读什么书，对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此次五部委联合推荐的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都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地出版的优秀图书中，经过专家评委精选确定的。其中有一批五、六十年代的优秀文学著作，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少年中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许多优秀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形象曾经教育、激励过一代人，至今还深深地铭刻在很

多人的心中。应该说，这些爱国主义的英雄形象，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是鼓舞我们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同时也是对中小學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生动教材。

今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为了充分利用这次重要纪念活动，对广大中小學生进行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帮助青少年朋友深刻了解祖国苦难深重的历史，中国教育学会聘请端木蕻良先生为主编，并由北京汇力科技文化研究所具体策划，编辑了这套《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文库”共汇集爱国主义的文学名著几十部。这些文学名著以中国近、现代史为背景，特别是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热情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者的英雄形象。为适应中小學生阅读特点，同时也为适应新开阅读课的需要，“文库”采取缩写的形式，并由原著作者和名家亲自动笔，体现了编辑出版者竭诚为中小學生课外阅读服务的一番苦心。

今天的中小學生是二十一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力军，愿全国的中小學生从小阅读好的课外书，自觉抵制社会上不健康图书的干扰，立志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当“番客”去

故乡人把出洋谋生的华侨，叫做“番客”。村里三家五户，几乎都有一两个番客，有的一家好几个，父带子，兄牵弟，漂洋过海去谋生。

俗话说：“在家日日好，出外朝朝难。”只要有口饭吃的人，谁肯抛妻别子，丢下爹娘，离乡背井，乘着帆船，冒着海上的风险，跑到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的南洋去呢？

只因为旧社会太黑暗，天灾人祸！官府横征暴敛，百姓饥寒交迫，走投无路，才不得不外出求生。最早的祖辈们下南洋，是上了人贩子花言巧语的当，被骗出去当“猪仔”，卖给殖民者做“包身工”，跟非洲的黑奴差不多。二百多年前，不知有多少华工，永世回不了“唐山”（中国），累死在矿山和橡胶园。

少数人逃跑出来，或者暴动反抗挣得自由，靠着勤劳勇敢，披荆斩棘，开辟块小山地，种上庄稼蔬菜，聊以糊口；有的省吃俭用，积下几个钱，开个小店做生意，摆个小摊卖食品，慢慢发展起来。天长日久，有人发了财，回到唐山起“番仔楼”（盖小洋房），耀祖荣宗。惹得乡邻羡慕，吸引更多人出洋当番客。

家里安排我下南洋，东凑西借，筹备了一大笔钱。在南洋 M 埠一家“大字馆”，买了一张“大字”（居住证），时价每岁二十块大洋，一共花了二百多元。这张



南 洋 漂 流 记

证件，我一直带在身边作纪念。前些日子整理旧东西无意中翻出来，上面贴了两张印花税票，一张五个比索，一张二十仙。按当年货币比值，只合十块四角银元。为什么要花二百多呢？当然是大字馆赚去了。此外，当地移民局和海关人员，也得分一些油水啊！

一九三二年早春，一个寒风呼啸的清晨，我穿着一身白洋布夹衣，黑布单裤子，一双新胶鞋，提着简单的行李，含泪辞别了亲人，随着叔父走出家门。叔父是从南洋回家探亲的，他要顺便把我带去。从家里到汽车站只有二里多地，平时我打着赤脚，跑跑跳跳就到了。今天穿着新鞋，脚趾头挤得好疼，走了一半路，就一跛一拐的。我们这里种田的和普通人家，不论男女老少，都是终年打赤脚。平日晚上洗洗脚，穿上木拖鞋；每逢阴历新年，才穿三天鞋子。我连过年这三天，也不愿意双脚受罪，总是偷偷的脱掉。

叔父看我走路的样子，问道：“脚怎样啦？”

我说：“疼死了，脱掉吧。”

叔父狠狠地瞪我一眼，我不敢吱声了。我想：“是啊，人家番客都穿皮鞋，顶次的也穿皮拖鞋或者布鞋、胶鞋，哪有光脚的？我这个准备去当番客的人，应该学会吃这份苦头吧。”

走到汽车站，买票上了大巴士，我挨着叔父坐下。开车以后，偷偷地把胶鞋的后跟蹬掉，顿时双脚感到舒服。我悄悄地望了叔父一眼，亏得他没有发觉。

汽车在公路上飞奔。我从车窗里望着家乡，望着山上的宝塔，心里不由感到难受：何年何月才能转回家乡？才能再登上喜爱的宝塔山呢？

中午，汽车停在一个小镇上，旅客们纷纷下车。叔



父在小食摊上，买了两碗热气腾腾的米粉汤。我们蹲在一边吃完，又匆匆上路。

出了小镇，踏上一座大石桥。石桥横跨海滩，有五里长。正是涨潮时候，周围一片汪洋。我忍受新鞋的刑罚，小心跟在叔父后面。过了五里桥，来到一个大镇。我们走到码头，登上小火轮，只听见汽笛一声响，轮船向海上开出去。

轮船在内海航行，海上风平浪静，海岸上风景很美。我无心看景致，只觉得心里茫茫然，身子随波逐流，不知被带到什么样的地方去？

黄昏前，小火轮开到C港。这是一个美丽的港湾，繁华的商业码头。每天都有轮船进进出出，北去上海、天津，南下香港和南洋各地。本省华侨来来往往，都要经过这个港口。

叔父领我走进一家客栈，在二楼通房要了两个铺位。吃过晚饭，叔父要出外办事，吩咐我好好看住行李。他警告说：街上有拐骗人，严禁我下楼上街。

头一回到了这样热闹的城市，看见什么都感到新奇。我脱掉新鞋，光脚站在临街的窗口，望着。码头工人扛着东西，哼着号子；卖蚝煎的，灯火辉煌的海港。码头上熙熙攘攘，吵吵闹闹卖鱼丸汤的，卖花生汤的，卖肉粽的……大声叫卖，唱着各自的调门。

大街上，不时走过一个拉胡琴的男人，身旁跟着一个青年女子，唱着台湾歌仔戏的曲调。日后我才知道，这些“走唱的”不光卖唱，而且卖身。当时C港有很多日本和台湾浪人，走私贩毒，开大烟馆，摆赌博摊，设烟花间（妓院），打人挑衅，横行霸道。

第二天，叔父带我上街，在估衣巷买了一套八成新



南洋漂流记

的西装，一件儿童白衬衫。拿到附近一家小裁缝店，给我量了尺寸，把西装改小，说好三天取衣服。叔父又领我上理发店，让理发师把我蓄长了的乱发，理成小分头。

三天后，我们取了小西服，走到一家照相馆。叔父叫我换上西服。照相师找了一条领带，给我结上。又在我的头发上涂了蜡，帮我打扮一番。这是我第一次照相，是为了贴证件用的。有一张还贴在那居住证上，看样子，俨然是个小番客了。



睡“猪巢”，喂蚊子

去 M 埠的船期到了，我们登上一艘英商太古公司的轮船，离开住了几天的 C 港，离开亲爱的祖国。

几百人挤在统舱里，每人一张两尺宽的席子，一个紧挨一个，就象罐头里的沙丁鱼。

我和叔父的铺位在当中，下面是机器房，满耳朵轰轰隆隆的响声。叔父是个老番客，搭过几趟船，磨练出来了，躺在席上呼呼的睡着了。我可睡不着，机器震着船板，吵声灌进耳朵，浑身抖动的难受，只好坐起来东张西望。

白天风平浪静，轮船在大海上航行，稍微有点颠簸。入夜以后，船离海岸远了。大洋里起了风，船像个大摇篮，摇来晃去，舱里的人，你碰我，我撞你；有时候，几个人卷在一起。

身旁有个中年人，气得用家乡话骂娘：“使因老母！番鬼佬就晓得挣钱，卖这多票，连张布床都无，像困猪巢！这只鬼船，鸭卵壳底，一点风就摇摇摆摆！……”

许多人经不起摇晃，开始呕吐起来。这边呕，那边吐，晕船的人越来越多。舱里到处臭烘烘。有的人晕的稀里糊涂，不小心吐在别人身上，登时吵闹起来。

我在家乡，常跟渔船出海打鱼，原是不怕晕船的，舱里的气味太难闻了，捏着鼻子也不灵，我感到一阵阵



南 洋 漂 流 记

恶心想吐。

统舱污浊不堪，臭气熏人。船越来越热，第二天下午，进入热带海面，舱里不通风，两舷各有几个圆玻璃窗，直径只有一尺，关的严紧。舱里又闷又热，到处蒸腾着酸臭味。晕船的人无可奈何，躺在船板上哼哼；能走动的忍受不了，跑去打开圆窗。

海风从窗洞外灌进来，舱里清爽了一点。进来的新鲜空气不多，换不掉污浊的臭味。有人想从楼梯口爬到甲板上透透气，楼梯顶的铁盖子从上面锁住，敲了半天无人理会，只得骂骂咧咧的退下来。

几百人在猪栏般的船舱里，挨了五六十个钟头。一个个脸色焦黄，嘴唇发黑，浑身没有力气。听叔父说，早先被当“猪仔”卖到南洋的华工，乘着木帆船，在海上要走十几天，受的苦无法说，比起来这算享福呢！

第三天上午，轮船到了M埠，总算挨到这个岛国的首都。踏上码头，看到一行行高大的椰树，觉得身在南洋了。我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感到精神舒畅多了。

我们在码头上排成长龙，走进海关检查所。大家的行李都很简单，打开后一目了然，检查员挨个在我们身上乱摸，搜不出一件违禁品。

过了一关，我们被引进一个铁栅栏门，里面像个大仓库。全体旅客进入大空房，铁门哗啦一声拉上，喀嗒一声上了锁。我望着门上的铁栅栏，想起C港公园里关着动物的铁笼子。叔父说这是检疫所，因为这趟船上，有个客人上吐下泻，得了虎列疫（霍乱），大家跟着倒霉！

空房子一头有个洋灰槽，槽上一排水龙头，旅客们拥到水槽前面，轮流盥洗，把三天来在舱里积的污秽洗



掉。

晕船的人上了岸，大多恢复了正常，肚子饿了，纷纷吃起随身携带的糕点。叔父叫我拿着口杯，到水槽边去接凉水。我端来两杯凉水，叔父打开一个方纸盒，里面装着 C 港有名的“盒子饼”，油香酥皮豆沙馅，香甜可口。我们就喝凉水吃饼子，把肚皮塞个饱。

晚上，几百人睡在洋灰地上。天气炎热，地上不觉得冰凉，比船舱里舒服多了。只是成群的蚊虫，在头上嗡嗡叫，不时听见噼啪响声，拍打着叮在脸上和身上的蚊子。那个喜欢骂娘的番客又骂开了：“即摆出门真衰买，坐船困猪巢，上岸养蚊子，使因老母臭之麦！”

他骂得太粗野，可也是实话。好些人附和他，也认为这次出门真倒霉！在船上闻臭味，上岸来喂蚊子。

南方的蚊子可真凶！把衣服都叮透了，我在舱里两夜没有睡好，又困又累，打了一阵蚊虫，就昏昏沉沉进入梦乡，任凭蚊子饱餐一顿。第二天醒来，浑身痒痒，脸上手上脚底板，也痒得难受，小腿上还起了两个小疱。

上午，铁栅栏大门开了，进来一群穿白大衣的人，给每个人注射了防疫针。下午来了一个官员，向大家呜里哇啦说着“番仔话”，我一句也没有听懂。那官员说完话，老番客们都很高兴，赶忙收拾行李，拿着证件走出铁门。叔父说，刚才那官员宣布，得病的旅客经过检查化验，只是晕船呕吐，喝了凉水泻肚子，不是霍乱症，所以让有居住证的老番客先走。叔父吩咐，叫我安心等着，他去大字馆给我办理入境手续（那时候出国不要什么手续），办好了就来接我。

叔父把带来的食品留下，提着行李走了。我送他到



南 洋 漂 流 记

铁门口，望着他的背影消失了，登时感到无依无靠，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个大铁笼子？

我回到原来的地方。听见两个老番客，慢条斯理的收拾行装，说着家乡话。译成国语是这样的：“谢天谢地，病人不是患霍乱病，不然得在这个大监牢里关上十天半个月，起码也得一个礼拜。”一个说。

“那还好啦！有一次我从唐山回来，家乡闹鼠疫，轮船没有靠码头，开到港外那个小岛，一船人在岛上关了一个月，挨个抽血化验，没有传染病的才陆续放出来。”另一个说。

老番客们走光了，剩下几十个未来的新番客，都是和我一样，大多是十几岁的儿童，也有二十多岁的青年。大房子显得空空荡荡，大家默默地守住自己的行李，有时用迷惘的目光，互相看看对方，因为彼此不认识，不好意思开口搭腔。

又让蚊子咬了一宿，这晚上几百个大人走了，蚊子集中咬我们这些小孩子。蚊子不知增加多少倍，一团团在头顶合唱，伸手一抓就是好几只，拍也拍不完，轰又轰不走。加上叔父不在，心里没有着落，我一宿没有睡好。



花钱买来的“父亲”

跟蚊子打了一晚上的仗，好不容易挨到天亮，蚊子成群结队飞跑了，我才得到安眠。睡得正香，觉得有只手在推我，瞌睡的要命，实在不想起来，翻个身又睡着了。

我感到那手拍着我的屁股，我想发火，迷迷糊糊听见喊着我的名字：“阿宋，阿宋！起来，快起来！”

听出是叔父的声音，睁开干涩的眼睛，看见叔父和一个生人，站在身旁，我急忙爬起来。

“快洗脸去！”叔父下命令说。

我拿着手巾口杯，跑到水槽边，胡乱刷完牙擦把脸。回来的时候，才发现大房里的孩子们，差不多走光了。叔父从包袱里，拣出我的小西服和白衬衫，叫我当场换上。换了装，和叔父来的那位，从他白西服上的口袋里，取出一只小梳子，用湿手巾把我的乱头发弄湿，帮我梳成小分头，然后领着我们走出大铁门。

叔父指着同来的人，对我说道：“这位是大字馆的黄阿叔，你的大字手续，拜托黄阿叔给办，你跟黄阿叔去，要听话！”

叔父又和黄阿叔说了几句话，叫了一辆出租马车，提着我的行李上车走了。

我跟随黄阿叔，来到一座两层楼房。黄阿叔说，这是移民局的办公楼。我们走进楼房，通过一个大厅，我



南 洋 漂 流 记

看见同船来的孩子们，坐在几条长椅上，都有大人陪着，大概也是在等候办理入境手续。

穿过大厅，走入一间小房。一个瘦瘦的老头，穿着褪色旧西装，没有结领带，一双破皮鞋。这老头满面春风迎上来，和蔼地牵着我的手，拉到长藤椅边坐下。

黄阿叔指着老头对我说：“他是你的父亲。”

“我的父亲？”我惊讶的望着黄阿叔，没有喊出声来。

“你的大字是做他的儿子来的。他叫李再兴。”黄阿叔向我解释，“等一会，移民局问话，你一定要说他是你父亲。还有，你的母亲叫李王氏，在唐山做家务事。你还有六个哥哥，他们的名字叫忠、孝、仁、义、礼、智，他们都到南洋来了，都是生理人（做生意的）。你记得住吗？”

“我……”我张口结舌，还没有从惊愕中醒来，哪记得住这些新家庭成员的名字？叔父只告诉我花钱买大字，没说过要给人家当儿子啊！

“不要紧，还有时间。让你父亲教你，一定得背出来。”

黄阿叔把我交给假父亲，他匆忙地走了。假父亲看我不大高兴，连忙说，只要我在移民局官员问话时，承认他是我父亲就行了，就跟做戏一样。接着他教我背人名，教我记住一些别的事。说真的，念私塾的时候，对忠孝仁义礼智信这一套，早就背的烂熟了。

当时我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原来当地移民局规定，凡是中国移民入境，必须嫡系亲属在这岛国上有产业，经过本人申请。但是办



起手续来，非常费事，必须花钱托人向办事人员疏通。大多数华侨忙着做生意，时间就是金钱，不愿亲自办理。既然同样要花钱，怎么省事怎么来。于是有些和殖民地政府官员有来往的人，就包办入境证件，许多大字馆应运而生，成了一种生意。大字馆里养了一批职业“父亲”，注册一些有名无实的“产业”，开了一大串空头儿子的名单（当时女的很少出国），为了便于记忆，用了一些吉利的或旧礼教的成语，作为假儿子的名字，如“元亨利贞”、“财源茂盛”、“忠孝仁义”……等等。大字的价钱也像别的生意一样，有涨有落，看供求的行情而定。

闲话少说。当时假父亲看我背熟了，便放心地点起一支雪茄烟，默默地吞云吐雾。我坐在他身边，呆头呆脑不敢动，也不敢开口问什么，只是拘谨地望着窗外，望着远处海湾里过往的帆船，看着近处的椰树上结着的大果子。有时也回过头，看看这陌生的“父亲”。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黄阿叔回来了。我们跟着他离开小房子，走上楼梯，进入一间办公室。在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个穿白衬衫，结着蝴蝶领结的“番仔官”，大约三十多岁。另一边有个穿着花连衣裙的“番仔婆”，正低着头在打字。

那官员指着椅子，让我们坐下。随后用带着番腔的家乡话问我一些问题，看样子他是个“出世仔”（华侨和当地女人生的混血儿）。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我叫李信。”我答。

“他是你父亲吗？”他指着假父亲问。



南 洋 漂 流 记

我点了点头。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李再兴。”

接着他问我多少岁？读过几年书？家里的人数，母亲和六个哥哥的姓名、职业……我都照着刚才背熟的回答，看来他们听了很满意。

“你的家乡在什么县？”他又问。

糟了！这个黄阿叔和假父亲都没有教我，我不知怎样回答。

“你是哪县人？”他又问了一句。

我只好照真实县份回答：“Z县。”

“你不是N县人吗？”

那番仔官微笑地望了黄阿叔一眼。黄阿叔立即提醒我，说：“你是N县人。”

“我是N县人。”我顺着回答。

番仔官是看着一张表格问我的，边问边用铅笔记着。其实这一套他们早串通好了，问话不过是走走过场罢了。

问完话，那官员叫我脱下外衣和鞋子，在一架磅秤上面过秤，记下了体重，又量了身长。接着叫我脱光上衣，想在身上寻找天生的记号。我的脸上和身上，都没有斑痣。末了，他把脖子上一个小肉痣子记上了。

那官员叫打字的小姐，把我的姓名、出生年月、出生地点、体重、身长、记号、入境时间……打在一张道林纸做的表格上。打完以后，叫我按手印的时候，我看见纸上贴着我在C港照的半身像，像上还盖了钢印。这张纸就是花了二百多块大洋买的大字。